

刘雅静, 林煦丹. 旅游背景下拉萨河滨河空间重构与感知 [J]. 地理科学, 2023, 43(11): 2005-2013. [Liu Yajing, Lin Xudan. Reconstr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riverfront space on Lhasa River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11): 2005-2013.] doi: 10.13249/j.cnki.sgs.2023.11.013

旅游背景下拉萨河滨河空间重构与感知

刘雅静^{1,2}, 林煦丹³

(1.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2. 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 西藏 拉萨 850000;
3.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以西藏拉萨河滨水空间为例,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探讨城市滨水空间的重构与空间主体的地方感知与回应。研究表明: 拉萨河的大规模开发促使滨水空间从原来的自然空间、单一主体向多维空间、多元主体转变。作为滨水空间主体的本地居民对开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且采取空间共存的灵活策略, 而旅游小企业主认为旅游开发使拉萨河丧失了其内在的地方性, 地方意义被逐渐消解, 选择空间坚守的回应策略。研究丰富了现有城市滨水开发的微观探索, 旨在为新时代中国滨河空间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城市滨水; 空间重构; 地方感知; 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3)11-2005-09

城市滨水区一直是城市创新和变革的核心区域之一。城市滨水涵盖了广泛的定义, 在地理上它是河滨、港口沿线、沿海地区和海滩等城市中陆域与水域相连的一定区域的总称^[1]。自 1970 年代以来, 北美和加拿大城市相继对因工业化撤离而废弃的滨水区进行重建, 通过标志性景观打造、旅游开发、娱乐、商业地产和住宅进驻等手段, 使滨水区在提升城市形象、增强竞争力、改善就业、居住、及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 这种滨水开发模式从欧洲、日本扩散到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成为后现代城市化中的典范^[2-3]。

值得注意的是, 西方发达国家的滨水区重建通常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城问题的一种反应, 即对港口城市“废弃门面”的重组^[4], 开发重点是对旧有基础的更新改造, 以迎合后现代消费潮流和全球城市竞争^[5]。但中国极少有废弃的滨水区^[4], 并且中国城市滨水开发大多以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动力, 而非旧城更新^[6]。同时, 由于中国城市滨水区的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和开发契机不同, 导致各地开发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所以西方模式对中国大部

分的滨水区开发并不完全适用^[6], 当下亟需对特定城市滨水区开发进行个案研究, 以发掘和总结适用中国城市的滨水区开发模式。

此外, 滨水区是个多元交汇的区域, 城市的发展需求与居民的社会生活需求均在此聚集, 使其成为凝聚多元城市想象的地理空间。快速的全球化和城市化使政府与开发商更多关注城市发展的经济效益, 忽略了城市居民的情感与精神需求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致使滨水区开发的争议不断^[7]。如何平衡好城市发展与社会需求, 将滨水空间作为承载经济利益与人类情感的共享集合体, 是当下国内滨水区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 ① 城市滨水的景观设计和空间规划^[8]; ② 对滨水空间建成后的地区活力及游客、居民感知测量^[9]; ③ 对滨水空间发展问题的批判^[10]。注重物理空间的改造是滨水研究中的主要特点, 但是此类研究往往过于笼统地对滨水空间规划要点进行陈述, 缺乏对所服务的公共利益更深层次的解读^[11]。居民感知测量和问题发展批判虽然注意到宏观规划下特定区域与群体的响应^[12], 然而,

收稿日期: 2023-01-03; 修订日期: 2023-03-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61032, 41971184, 42301257)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661032, 41971184, 42301257).]

作者简介: 刘雅静(1978—), 甘肃民勤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E-mail: yajing0803@163.com

通信作者: 林煦丹。E-mail: linxudan@m.scnu.edu.cn

大规模开发下地方群体对于空间的微观认知、情感与意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此类研究主要针对滨水区开发的某个特定阶段进行研究,缺乏时间和主体上的连续性,因而降低了结果的解释度。总体上看,滨水区研究主题丰富,但缺乏长时间段、综合多元主体感知的滨水空间生产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聚焦 2013—2021 年拉萨河主城区河段的景观变迁,对该河段的空间重构进行分析,并力图对其中多元行动主体的感知和响应进行诠释,以期丰富中国滨水空间的微观研究,探讨新时代中国城市滨水空间发展的可能性,为新时代中国城市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提供参考。

1 滨水空间发展与生产

滨水地区是一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角度来看,由于水资源是生活、生产和运输的主要资源,人类一般沿着河流两岸进行生活,所以最靠近城市发展中心的滨水地区通常被称为城市的“面孔”^[13]。从历史来看,滨水地区因其区位优势成为一系列制造业的主要根据地,促成了繁荣的临港经济区。到现代,滨水地区已经成为集跨地区贸易、旅游消费、高端住宅和中央金融区等于一体的城市引擎^[13-14]。也正是因为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地理位置,其饱含的社会文化遗产受到各方重视^[15]。

20 世纪 50 年代起,由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滨水地区经济活动开始减少,丧失了其作为城市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功能,全球范围内的许多港口被废弃。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地方政府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向滨水地区,试图恢复其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以带动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14]。因此,近 50 a 来,滨水地区的“复兴”成为城市规划项目的重点^[1]。滨水地区多采用组合多用途的模式进行开发^[16]。例如,1970 年代初巴尔的摩内港口的再开发项目,便是将写字楼、酒店、剧院、公寓、城市绿地等用地类型相结合,以“将公众带回到水边”的目标,建设多种公共开放空间。如今,该港口地区已从以往的废弃区转变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7]。此外,悉尼的 Darling Harbor、鹿特丹的 Kop van Zuid 等都是将商业、办公、旅游开发与港口历史建筑有机组合,呈现了城市滨水宏大的空间发展潜力^[13,18]。

然而,滨水地区历史遗存如何在复兴过程中进行合理地开发利用,如何将其系统地纳入城市整体

规划中,与新建筑进行有机结合,仍然是世界上众多滨水地区面临的挑战性问题^[14]。因为城市滨水区是城市中的公共开放空间,期间必然涉及多元主体的参与过程^[19]。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主导空间的形态、组织与功能。政府与开发商的大型规划推动形成新型滨水空间^[20]。此外,许多滨水地区的独特身份正在被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所淹没,追求宏大的天际线与整齐划一的滨江走廊,使各地滨水开发严重同质化^[21],缺失了历史沉淀下的文化魅力和吸引力,使人们难以获得别样的文化体验^[13,22]和旅游价值^[23]。因此,许多规划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真正能满足公众的需求仍有待进一步地考察^[7,18]。许多学者号召恢复当地历史、真实性和文化身份,跨尺度地连接地方与全球、同一与差异^[21]。

20 世纪 80 年代起,随着新文化地理学思潮的兴起,学界开始对“什么组成地方,谁来定义地方”进行讨论,从而开始关注地方群体的微观世界^[24]。在滨水地区大肆开发的当下,由于多数项目以市场为主导,因此资本时常与公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存在错位,进而引发生计与认同的争论^[11,23]。例如, Gunay 和 Dokmeci 在其研究中提到,伊斯坦布尔港口的大规模开发影响到了历史滨水街区的保护以及附近社区公众的生活^[25]。地方居民的社会关系与地方认同往往依附于现有空间中的建筑与景观,建筑物和空间的变化与改造容易导致地方记忆与认同的丧失^[23,25]。因此,如何平衡好地方群体日常生活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是许多滨水地区发展所重视的关键问题。

2 案例地及研究方法

拉萨河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南麓、澎错扎玛朵山峰下,是雅鲁藏布江最大的支流,分为上中下 3 段,流向从东北到西南,横跨拉萨市全城,被誉为拉萨的母亲河。自 2013 年拉萨市政府提出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口号起,随之而来的便是大规模的拉萨河河岸建设。拉萨河建设项目总体跨度 25.4 km,共分百淀区、纳金区、主城区、柳梧区、河西区 5 个区进行分段建设,本案例地点选取项目的中间段——主城区拉萨河段,即从拉萨大桥以西到柳梧大桥以东近 7 km 的开发带。这一范围主要包括仙足岛、太阳岛 2 座东西相连的岛屿和南岸以慈觉林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园区(图 1)。主城区拉萨河北岸是拉萨政治经济中心,闻名遐迩的八廓街、大昭寺、



图1 拉萨主城区拉萨河段

Fig.1 Illustra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Lhasa River in the main city

布达拉宫都在河北岸不到 2 km 范围内。主城区拉萨河段主要承担旅游休闲和商贸功能,通过河体旅游景观打造、演艺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商业街区建设和道路交通与生态公园等公共设施配套,主城区拉萨河段已成为拉萨城市的新地标。

首先通过文献搜集和文献梳理,了解拉萨河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开发环境。具体资料包括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26]、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拉萨市十二五规划纲要》(http://drc.xizang.gov.cn/zwgk_1941/fz/dss/201807/t20180702_174150.html, 2018-07-02/2023-02-14)、拉萨市政府制定的拉萨河开发规划方案、新闻报刊对拉萨河的报道^①,学者对拉萨河的研究等资料,初步形成感性认知。于 2019 年 6 月、2020 年 10 月、2021 年 8 月进入拉萨河岸调研,选择包括客栈老板、周边居民、学者等在内的 30 人进行访谈,随后又对部分政府官员进行访谈,同时从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媒体中搜寻相关文本资料进行辅助分析和补充,以更深入地探索地方群体对拉萨河开发的感知与响应策略。本文主要关注 3 个研究问题:主城区拉萨河两岸的空间重构过程、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对拉萨河的地方感知产生怎样变化、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对拉萨河新生空间的响应策略。

3 主城区拉萨河两岸空间演变及空间重构

3.1 主城区拉萨河两岸空间历史演变

第一阶段:1965 年前。633 年,松赞干布在西藏建立第一个大统一政权吐蕃王朝,定都拉萨,成

为西藏历史上第一座都城。松赞干布在选择迁都拉萨河谷后,于红山之上修建布达拉宫。647 年,于布达拉宫东面的卧塘措修建大昭寺。随着大昭寺和拉萨河北岸防洪堤的修建,大昭寺周边逐渐修建一些佛堂、宫殿以及住宅等建筑,街道逐渐形成。因此,该阶段城市发展主要以布达拉宫和大小昭寺为中心,辐射八廓街、罗布林卡周围约 3 km²,范围集中在拉萨河北侧。拉萨河北岸在解放前主要是一片绿地和滩涂,主要用于过林卡(一种郊外的野餐和娱乐活动)、流民暂居以及各种宗教用途。

第二阶段:1965—2013 年。1960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拉萨为地级市以来,拉萨的城市发展开始进入正轨,先后进行多次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完善了包括拉萨大桥、江苏路、江苏东路在内的多条交通干道,拉萨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其中,1965 年拉萨大桥的建成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联通了川藏和青藏 2 条公路,标志着拉萨河现代化建设的开始。自此,北岸开始逐渐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活动区域。但拉萨河的滨河建设较为分散和粗放,城市建设主要集中于河岸 1 km 以外的地方。

第三阶段:2013 年至今。2013 年开始,拉萨市政府正式开始拉萨河建设项目,总体跨度 25.4 km,规划为一带六径的形式,“一带”指以拉萨河为中心的滨河景观带,主要关注水体净化、通达性、空间自然性与景观连续性、非正式社会空间整合等问题。“六径”指 6 座跨河大桥,包括之前修建的拉萨河大桥、柳梧大桥、南环线等,构成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网络。自此,拉萨河拉开了滨河空间建设的序幕,拉萨河北岸主要以太阳岛、仙足岛 2 座东西相连的岛

① <http://www.lasariobao.com/lsrc/pc/content/202107/28/c124503.html> [2022-11-01]

屿为主要发展区,南岸则是以慈觉林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园区。河岸空间生产和资本集聚产生了一系列互动的经济与社会关系,空间肌理由此改变。

3.2 主城区拉萨河滨水区空间重构

本文根据 Lefebvre 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采用“自然-文化-社会”的分析框架对拉萨河的空间重构进行探讨^[20]。自然空间为客观存在的物理环境,主要关注权力对自然空间的影响;文化空间是人类在改造的自然空间的基础上,利用地方性建构的实体与意义相叠加的空间;社会空间是个体日常生活组成的微观空间,是在权力与资本影响下个体在空间中的实践。

1) 自然:对物理环境的治理与改造。政府在进行主城区拉萨河两岸开发时,将自然环境的治理摆在首位。拉萨河夏、秋季节河水径流量最高可达年径流量的 88.6%^①,年内分配不均衡,容易产生水患等自然灾害。西藏和平解放前,拉萨河仅有部分河段用草皮及石块进行简单防护。1962 年拉萨遭遇特大洪水灾害,市区遭受水灾。1964 年后,政府开始将堤防修建和城市防洪作为工作重点,最初堤防以 20 年一遇洪水的规格修建。从 2001 年起,政府全面完善中心城区段防洪体系,南北岸建立了防洪堤,极大提升了拉萨城区安全性。河岸空间景观也从软质的天然河漫滩向硬质的人工河岸线转变。

此外,滨水地区自古以来便承载着交通运输的地理功能^[13]。地方政府自 1951 年便致力于解决拉萨河的交通隔离问题。首先,政府从 1965 年开始修建南北向跨河交通,于西藏大学后方的河段上修建了拉萨大桥,横跨拉萨河南北两岸。为了缓解交通

压力,又于 2005 年在拉萨河柳梧段内修通了柳梧大桥,起到沟通内外、联系区域的重要作用。在河岸空间,原先的天然河漫滩被改造为南环路、滨河路等马路,自然造成的阻隔和隐患基本被现代化的建筑设施排除。

除了交通建设,2013 年,主城区拉萨河段在河床上建了三号闸(图 2)。三号闸的作用主要是拦河成湖,降低丰水季和旱季流量差,可有效减少土地沙化现象,增加城市的含氧量与整体湿度。之后,政府于 2014 年起开始仙足岛的拓建,在仙足岛南侧进行填河造地的建设,新增的近 30 hm² 土地使仙足岛南侧河道变窄,再配合三号闸的调水作用,让此处处在枯水季节也能形成类似湖泊的景观,增强了水面的观赏性。随着生态环境的整体向好,每年秋冬季节,拉萨河上的红嘴鸥、斑头雁、黄麻鸭等候鸟的身影开始愈加频繁出现,飞鸟、流水、阳光与远处的高原山丘交相辉映,形成独具拉萨特色的滨河自然景观,成为新的旅游吸引点。许多游客与地方居民前往打卡,当地自然由于人类的干预而开始焕发出新生机。

滨水项目对自然空间的改造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完善滨水空间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的原始功能,如防洪、生态、交通等^[15]。主城区拉萨河段的空间在地方政府推动下重构,在景观方面由自然的河流变为水量充沛安静的观景湖,天然的河滩变为人造的沥青路与防护栏,传统的牛皮船穿行河岸的景观被河上矗立的坝桥所替代,呈现的是物质环境治理产生的空间关系^[20]。

2) 文化:商业空间的建立。自 20 世纪 8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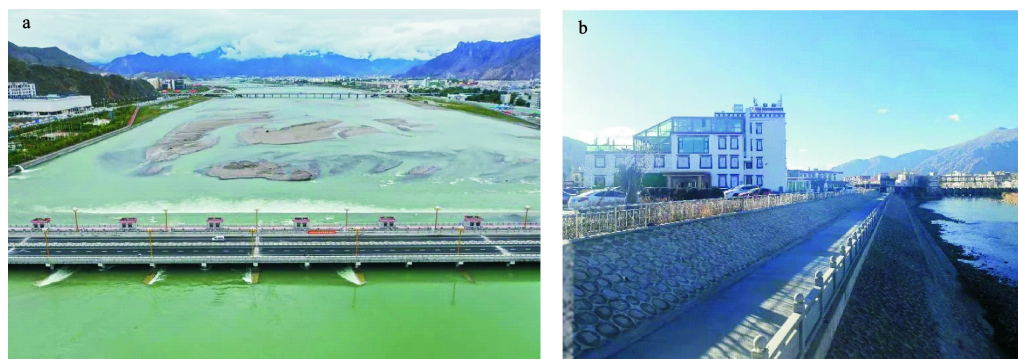


图 2 主城区拉萨河段围河成湖的三号闸(a)、人工修建的硬质河岸(b)

Fig.2 The third dam bridge that encloses the river into a lake (a) and artificially constructed hard river banks (b)

① http://tibetol.cn/html/2013/hl_0507/834.html. 2013-05-07/2023-02-14 [2022-07-25]

以来,文化作为解决城市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滨水地区更新规划中,如文化街区、遗产公园等场所的建立^[25]。Urry 曾称其为“文化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的时代^[27],通常利用现有的岸边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空间品牌^[13]。具体而言,政府在 2013 年于拉萨河主城区段慈觉林地区完成了文成公主演艺中心的建设,该片区以此为起点,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核心修建民俗风情街区、特色广场等场所,拉萨河南岸成为展示藏文化形象的窗口。

文化作为一种重新开发空间的重要方式,具有区域带动的效果^[13]。由于文成公主演艺中心的落成,拉萨河两岸的旅游业开始发展。拉萨河岸成为拉萨除了布达拉宫、大小昭寺等著名景点外游客常去的地方。因围河造湖工程而新增的仙足岛上的建设用地被定位为商业用地。自 2014 年起,岛上涌现了大批因旅游业发展而涌现的外地旅游小企业主,他们来自国内的各个省域,通过租用土地的方式,开设藏式酒吧、餐厅、商店等消费场所。滨河空间的消费场所采用经典藏族特色的装修风格,统一使用石木结构、白色墙体以及红色与黄色交错的门楣装饰,在门和窗户上使用了藏式装饰图案和门窗结构,在窗户与墙体中间安装帕或者帕和假椽装饰构件的组合,以凸显浓厚的民族风情。富有藏族特色的外观风格与宁静高原的拉萨河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拉萨河岸人文景观。

文化商业空间的功能则遵循了现代旅游者的消费偏好,游客在旅游空间中对当地建筑、食物更感兴趣^[23]。因此,空间中开设了多家藏族特色餐厅。例如,亿头牛牦牛肉火锅体验馆,该饮食空间通过展现浓厚的藏族特色装饰和美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品尝(社交媒体上游客 G 的点评:“我愿意为了这家店专门飞拉萨”),其民族风味深受游客的好评。然而,由于城市发展容易遵循一致的发展模式,由此衍生相同的城市面貌和滨水景观^[21]。小企业主大多选择经营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店铺。因此,空间中也出现了其他旅游景区有的酒吧、外地餐厅、奶茶店等商业元素。

仙足岛新增的旅游吸引点使仙足岛上的原有土地迅速商业化。许多旅游小企业主租用固有的当地民房或商品房进行藏式民宿经营,临河小区的房屋租售价格因此暴涨。以仙足岛花园小区和仙足岛生态住宅小区为例,其房价已达万元以上。

拉萨河主城区段的文化商业空间是多元主体交汇所产生的空间实践^[19]。首先,当地政府通过对自然的改造为文化资本化发展奠定了物理环境基础,当地居民通过出租房屋或直接经营民宿的办法参与河岸经济,而外地移民则通过向拉萨本地人租借房屋,发展微观商业空间,形成了“稳态”的文化消费回路。

3) 社会:日常生活空间的转变。政府、规划院、开发商等的介入促使河岸空间发生很大的变化,土地被重新定义,以重建全新的滨河景观。但空间的回收必然涉及某种形式的变革^[28]。空间主体不再以居民为主,而是旅游小企业主、游客、居民共存的混杂空间。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也因此逐渐转变为现代化的城市旅游与生产空间^[22]。

旧时的拉萨河岸是当地居民的公共和日常生活空间。居民会在茶余饭后在河边进行散步、静坐、戏水、过林卡等日常活动。然而,以往虽有利于居民在此进行休闲与宗教活动,却增加了许多安全隐患。如政府工作人员所说,“拉萨河看着浅,其实深得很,下水了才知道,河水最深的地方有 7 m”。尤其在夏季,溺水事故频发。因此,政府出于保障市民安全的发展需求,在天然的河滩景观与人行道之间设置了硬质的防护围栏,在主城区段的拉萨河岸已基本没有下河岸边的通道。同时,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仙足岛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填河扩充了 30 hm² 的土地,铺上了沥青路,建起了酒吧与餐馆等商业空间,自然空间与现代化建设相互交融。

传统的日常生活空间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也考虑到普通市民的生活需求。政府在仙足岛扩充的 30 hm² 土地上建设了滨河公园一期和二期,在拉萨河南岸城关区建设南山公园,实现了滨河亲水空间再造。随着现代化和旅游化城市进程的加快,过去专属于本地居民的社会互动空间已经发生变化,取代它的是本地居民与游客共享的旅游空间。如南山公园中有拍摄布达拉宫倒影的网红观景点,时常会有很多游客专程前往游览拍照。

日常生活空间的形成不仅受到城市规划和政府治理的影响,更是地方居民的动态实践产物^[20]。在地方主体的介入下,多维空间会向一种相互渗透的趋势发展,从而取代严格划分的空间类型^[29]。也是这些实践才真正使日常生活空间有了生命力。具体而言,居民的日常空间实践具备 2 个特点,以保持自己的生活传统。首先是可转移性。虽然传统的

休闲空间被占用,但他们选择前往滨河公园、南山公园等进行日常活动,由于居民与游客使用空间的“节奏”并不相同,居民大多选择早晨或晚上前往公园锻炼散步,游客则选择在其他时间进行游玩,因此二者空间虽融合但并不冲突。其次是稳定性。地方政府虽在常见的河段地区设置了防护围栏,但居民仍能找到少部分亲水区域。他们并没有因为地方政府的规划实践而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选择在没有护栏遮挡的拉萨河边继续以往的过林卡等家庭活动。地方居民的活动与实践使拉萨河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避免沦为同质化、无根基的文化符号,与旅游发展的进程相融合,建立了多维度的空间秩序^[20]。

综上,拉萨河岸的规划呈现板块化发展,地方政府企图将河岸区分为住宅区域、商业区域、旅游区域等,以体现明显的功能分区。但事实上,地方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使滨水地区仍呈现旅游与生活分区杂糅的趋势。地方居民、地方移民、游客等群体在河岸空间共同参与实践,形成重构后的河岸空间。

4 拉萨河空间主体对空间重构的感知与回应

4.1 居民:地方传统的守护与现代空间的共存

对于拉萨人而言,拉萨河是他们的情感归处,地方情感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共同记忆。他们通过与自然的接触,获得心灵的安宁,舒缓现代生活的压迫感。在他们看来融入自然是“悠闲”“放松”“令人沉静”的,如家园一般令人依附和眷恋,地方主体试图通过这种构建自然心灵家园的方式来彰显地方认同,构筑基于拉萨河的纪念性空间^[30]。如本地居民 LS15 在谈起与拉萨河有关回忆时所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一到考试就愿意去拉萨河边,在学校里背不进去书!在河边自己挖个沙坑往里面一躺,我就在拉萨河边上看书才静得下心来”。

在地方政府对主城区拉萨河两岸进行开发后,单一自然空间向多维空间转变,居民也因而对新的拉萨河河岸有了多层次的地方感知。首先,许多居民认为,现代化的旅游建设改变了拉萨河原先原生态的样子,却为滨河空间注入了全新的发展活力。如本地居民 LS22 所说,“以前有一段时间水质变差了,工厂、酒吧啊很快地开起来,河水也有被污染。但是这几年绿化增加了,石质护栏也一定程度上防止一些不讲公德的人污染河水。”拉萨河对于他们而言是神圣的、不容玷污的。因此,现代化的人工

围栏为自然的滨河空间提供了守护,使他们得以延续对拉萨河的情感和维持对拉萨河自然纯净的美好印象。

其次,滨河空间的大规模开发使主城区拉萨河两岸的生活基础设施,例如道路、绿化、娱乐设施、商业场所进一步完善。由于本地居民看重居住体验,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赞赏现代化的商业环境而非根植于本土的原生地方环境^[23]。如本地居民 LS27 所说,“现在的河岸挺好的,晚上我们也有可以去的地方了,出门购物什么的都变得方便了。”此外,年轻一代的地方居民以岸边酒吧、餐饮、购物商场等的出现为契机,与拉萨河的接触更加频繁,活动轨迹也从传统的主城区中心商圈开始延伸至拉萨河岸,创造属于他们的亲水邂逅,这一定程度上使拉萨河传统的河岸文化有了一定的沉淀与传承^[30]。

对拉萨河的地方感知使地方居民采取相对应的空间回应和实践^[20]。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与新生空间共存,是一种更加务实与灵活的应对态度^[23]。在日常生活方面,他们会选择去往新建的城市绿地空间和商业场所进行休闲娱乐,不少本地被访者提到自己会经常前往仙足岛、太阳岛等地的艺术馆、咖啡厅、酒吧等游玩。但是,对地方的情感、记忆与固有的生活方式通常以历史上形成的特定地方景观为载体^[22]。拉萨河凝结了居民的集体记忆,也因此,与拉萨河的亲水互动仍是他们确认身份和践行传统的主要方式。例如,虽然拉萨河岸建设减少了滨河空间的亲水性,但很多市民会徒步走到河堤较矮、较为安全的太阳岛段戏水。藏历七月沐浴节时,为了避免喧嚣的车辆和外地游客,很多市民选择开车到市郊的溪水处洗浴,但也有部分市民仍在主城区拉萨河洗浴。在萨嘎达瓦节期间,一些民众会在仙足岛北侧内河道一带“过林卡(野餐)”。可见,本土居民虽与新生空间共存且积极融入,但仍保留了与传统民族空间之间的联系和纽带。这些传统活动与现代化的浪潮相互碰撞,呈现出一种杂糅的空间实践轨迹^[20]。

4.2 旅游创业移民:原真性的坚持与商业空间营造

拉萨河周边的旅游企业主多为旅游创业移民,是滨河空间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小企业主多曾为其他城市的居民,城市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方式使他们十分向往自然生活。因此,大部分店家先是以旅游者和藏漂的身份来到拉萨,但因为“迷恋拉萨静谧自然的文化氛围和轻松、惬意生活状态”

而选择留在拉萨^[31]。同时,由于拉萨河畔租房价格相对较低,旅游价值较高,所以这部分藏漂成为拉萨河最初的旅游企业主。“这里的自然条件也是吸引我来到这的条件之一,每天晚上一个人泡壶清茶看着漫天的星空,我很喜欢这样惬意的生活(民宿老板 LS10)”。

城市移民的身份使小企业主们对水体、绿化、光照等自然元素更加渴求^[32]。在访谈中,小企业主们普遍认为商业开发会使原生态的拉萨河景观丧失原有的景观魅力,拉萨河独特的空间身份应当被强调^[18]。“相对于开发后的河岸,我更喜欢之前的,开发后的河岸缺少了自然的感觉(民宿经营者 LS02)”。“他们认为原生态的拉萨河更具“观赏性”和“参与性”,本地建设者不能充分体会拉萨河的价值所在,会将其误认为是贫穷或落后的表征。“他们总是想发展的跟内地一样,可像广州、上海那些城市河流就坐个船看看霓虹灯有啥意思啊?在这里躺到河滩上晒太阳才对游客有新鲜感(民宿经营者 LS10)”。

旅游小企业主不仅与地方居民相比有着不同的地方感知,他们对于滨河空间现代化发展的回应也有别于本土居民。因为他们是被拉萨河神圣、古朴、沉静的地方意义吸引而来,所以他们在内心坚守着他们原有的对拉萨河的想象,并反映在其行为方式上^[22]。例如,对于统一规划的硬质河岸线,他们并不赞同,因此也会主张寻找官方规划下的建设盲区,坚持以往亲水的行为习惯。例如民宿经营者 LS07 提到的,“我知道几个没有被圈着的地方,可以直接接触到水,之前也有带客人去玩过。”他们积极地认同淳朴、原真、藏式的生活方式,认为拉萨河边的日常生活弥补了繁忙都市中缺失的“真实性”^[31]。民宿经营者 LS10 表示,“到了拉萨就放开点,就是要体会这种城市里没有的轻松温暖的东西,而不是走马观花的看寺庙。”小企业主通过强调逃离现代性的语境,维持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并将这种文化感知传递给游客,以维护他们理想的精神家园。

这一份坚守是对自身生计的一种保护。主城区拉萨河两岸大规模开发使“商圈扩大了,竞争也很激烈,很多企业都是连锁化经营,这对散户造成一定冲击”。而旅游小企业主认为旅游业得以发展的前提是游客对拉萨原生态、淳朴的地方想象^[31]。拉萨河的天空、河水、滩涂、落日都成为凝聚游客景观认同的“锚点”。正如游客 J 在其游记中所写到的,“拉萨河最美的是落日:河尽头的夕阳,努力刺破云

层,在大大小小的缝隙里射下耀眼的光芒,水面如碎银般闪闪发亮……”。因此,旅游小企业主通过采取坚守地方原真性、呈现游客喜闻乐见的地方想象策略,以维护商业空间发展和个体生计稳定。

5 结论和讨论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快速蔓延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对滨河空间的再挖掘与再开发从未停止。滨河空间主体中不仅包括地方政府、城市规划师等,更包括真实居住于此空间的地方居民与移民。本文以主城区拉萨河为例,从拉萨河滨河空间重构、公众地方感知与回应两部分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 主城区拉萨河两岸的大规模开发使物理环境被改造,以充分发挥滨水空间在城市发展中的功能,自然空间向人造空间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小微企业和游客等多主体进入滨河空间,促成空间中的文化商品化,推动了滨河两岸商业空间的发展,生产出了除自然空间以外的新的空间形态。传统日常生活空间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渐弱化。主城区拉萨河两岸空间从原来的自然空间、单一主体向多维空间、多元主体转变。

2) 对于主城区拉萨河两岸的空间重构,身为滨河空间主体的地方居民与地方移民展现出并不一致的地方感知,地方居民更赞赏拉萨河开发带来的居住体验提升,河畔旅游开发对他们来说是拉萨现代化的象征。而地方移民则认为空间重构使拉萨河丧失了其内在的地方性,地方意义逐渐消解。虽然他们都十分珍视拉萨河的地方性,但由于身份及目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回应策略。地方居民采取与空间共存的正向策略,而地方移民呈现出了对空间坚守的趋势。

在城市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需要关注真正“居住”于城市之中的人。在滨河空间的更新建设中,城市产业以开发者的视角“重塑”了河岸自然与经济生态,容易忽视空间主体的社会空间。在以往的研究中,如美国巴尔的摩港、英国泰晤士河码头区,皆以全球化的力量进行河、海岸重塑,企图通过宏大天际线的建造,提高城市的全球认知度。然而,后发展地区的滨水区域开发,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若盲目地追逐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进行钢铁丛林式的堆砌,只会使滨水区与城市发展脱节,无法有效激活滨水区活力。拉萨河的河岸开发充分利用高原特有的自然景观和两岸独特的历史建筑风貌,

重视本地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在开发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城市规划师、地方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的良性循环,使地方居民充分适应与融入拉萨的城市建设之中。但其中也反映出旅游发展与现代化背景下地方记忆的迷失、原真性的削弱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浮现使关注公众话语这一诉求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只有长存对空间的敬畏之心,重视自然、经济、社会空间的相互融合,推动滨河空间的包容性开发,方能实现滨河空间的先进性。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Cheung D M, Tang B. Social order, leisure, or tourist attraction? The changing planning missions for waterfront space in Hong Kong[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 47: 231-240.
- [2] Fainstein S S. Mega-projects in New York, London and Amsterda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8, 32(4): 768-785.
- [3] Lehrer U, Laidley J. Old mega-projects newly packaged? Waterfront redevelopment in Toronto[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8, 32(4): 786-803.
- [4] Wang H.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waterfront re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astal port cities: The case of the eastern Dalian port areas[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4, 40: 29-42.
- [5] Ashworth G, Page S J. Urban tourism research: Recent progress and current paradox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1): 1-15.
- [6] 徐永健, 阎小培. 城市滨水区旅游开发初探——北美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J]. *经济地理*, 2000, 20(1): 99-102. [Xu Yongjian, Yan Xiaopei. Waterfront tourist development: The north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00, 20(1): 99-102.]
- [7] Boland P, Bronte J, Muir J. On the waterfront: Neoliberal urba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benefit[J]. *Cities*, 2017, 61: 117-127.
- [8] 方庆, 卜菁华. 城市滨水区游憩空间设计研究[J]. *规划师*, 2003, 19(9): 46-49. [Fang Qing, Bu Jinghua. On the recreation space design for urban waterfront. *Planners*, 2003, 19(9): 46-49.]
- [9] Wang Y, Dewancker B J, Qi Q. Citizens' preferences and attitudes towards urban waterfront spaces: A case study of Qiantang riverside development[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0, 27(36): 45787-45801.
- [10] Bunce S, Desfor G.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logies of urban waterfront transformations"[J]. *Cities*, 2007, 24(4): 251-258.
- [11] Sepe M. Urban history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urban regeneration: A case of creative waterfront renewal[J].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13, 28(4): 595-613.
- [12] Keyvanfar A, Shafaghath A, Mohamad S et al. A sustainable historic waterfront revitalization decision support tool for attracting tourists[J]. *Sustainability*, 2018, 10(2): 215.
- [13] Avni N, Teschner N. Urban waterfronts: Contemporary streams of planning conflicts[J].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19, 34(4): 408-420.
- [14] Kostopoulou S. On the revitalized waterfront: Creative milieu for creative tourism[J]. *Sustainability*, 2013, 5(11): 4578-4593.
- [15] Avni N. "So long, and thanks for all the fish?" Examining the built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Jaffa port re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7, 23(8): 679-694.
- [16] Hoyle B. Revitalizing the port-city waterfront: Retrospect and prospect[J]. *Geographical Review*, 2000, 90(3): 395-417.
- [17] Vallega A. Urban waterfront facing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1, 44(5-6): 379-410.
- [18] Doucet B, Van Kempen R, Van Weesep J. Resident perceptions of flagship waterfront regeneration: The case of the Kop van Zuid in Rotterdam[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1, 102(2): 125-145.
- [19] Yu G, Zhong S. Borrowed production: Spatial processes of urban waterfront tourism in Guangzhou[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21, 20(5): 1-16.
- [20] Lefebvre H, Nicholson-Smith 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21] Giblett G, Samant S. A review of urban waterfront regeneration in global Asian port citie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ir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Urban Regeneration & Renewal*, 2012, 5(3): 266-279.
- [22] 陈品宇, 孔翔, 袁超, 等. 日游黄山, 夜泊黎阳: 黄山市黎阳巷旅游街区的地方营造研究[J]. *人文地理*, 2020, 35(6): 140-148. [Chen Pinyu, Kong Xiang, Yuan Chao et al. Touring Huangshan during the day, staying in Liyang at night: The placemaking of tourist block in Liyang in lane, Huangshan. *Human Geography*, 2020, 35(6): 140-148.]
- [23] Chang T C, Huang S. Reclaiming the city: Waterfront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J]. *Urban Studies*, 2011, 48(10): 2085-2100.
- [24] Mitchell D.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l, 2000.
- [25] Gunay Z, Dokmeci V. Culture-led regeneration of Istanbul waterfront: Golden horn cultural valley project[J]. *Cities*, 2012, 29(4): 213-222.
- [26] 克纳德·拉森, 阿穆德·希丁-拉森. 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Knud Larsen, Amund Sinding-Larsen. Lhasa historical urban atla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Publishing & Media Co., Ltd., 2005.]
- [27] Urry J. The tourist gaz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series)[M]. London: Sage, 2002.
- [28] Cowell R, Thomas H. Managing nature and narratives of dispossession: Reclaiming territory in Cardiff Bay[J]. *Urban Studies*, 2002, 39(7): 1241-1260.
- [29] 吴飞. “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生活实践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9, 24(2): 177-199+245-246.

- [Wu Fei. "Spatial practice" and poetic resistance: On Michel de Certeau's theory of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9, 24(2): 177-199+245-246.]
- [30] 王敏, 赵美婷, 朱竑. 广州河涌的自然社会构建与城市记忆[J]. 地理学报, 2019, 74(2): 353-365. [Wang Min, Zhao Meiting, Zhu Hong. The construction and memory of urban nature: A cultural geographic analysis of urban rivers in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2): 353-365.]
- [31] 钱俊希, 杨瑾, 朱竑. 现代性语境下地方性与身份认同的建构——以拉萨“藏漂”群体为例[J]. 地理学报, 2015, 70(8): 1281-1295. [Qian Junxi, Yang Jing, Zhu Hong.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and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merging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Han Chinese "drifters" in Lhasa, Tibe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8): 1281-1295.]
- [32] 陈玉娟. 中外城市沿河地带功能开发比较研究[J]. 城市规划, 2000, 24(9): 23-26. [Chen Yujua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iverside areas.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0, 24(9): 23-26.]

Reconstr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riverfront space on Lhasa River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Liu Yajing^{1,2}, Lin Xudan³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Foreign Languages, Tibet University, Lhasa 850000, Xizang,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urban waterfront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ore areas of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homogenized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diverse social needs often lead to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requiring further exploration. As one of the post-development regions in China, Lhasa has been notable for the pattern and direction of its modernization path. Based on a new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paper takes the riverfront space of Lhasa River in Xizang as an example, and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and the local perceptions and responses of spatial subject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Lhasa River and its waterfront ha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terfront space from the original natural space and a single subject to a multidimensional space and multiple subjects. Local residents, migrants, tourists and other people participate together in practices in the waterfront space, forming the social space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iverbank. Local residents of the riverfront space believe that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Lhasa River has changed their daily life space and improved their living standard in term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living experience and livelihoods. However, small tourism entrepreneurs believe that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caused the Lhasa River to lose its placeness and the sense of place gradually dissolved. The unique spatial identity of the Lhasa River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face of change, local residents adopt a flexible strategy of spatial coexistence which contains a more pragmatic and flexible attitude, while tourism small business owners choose a responsive strategy of spatial persistenc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n the formation of urban society,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people who actually "live" in the cit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he waterfront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dialogue and extens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enriches the micro-exploration of existing urban waterfront development and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China's riverfront spa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urban waterfront;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sense of place; urban construction